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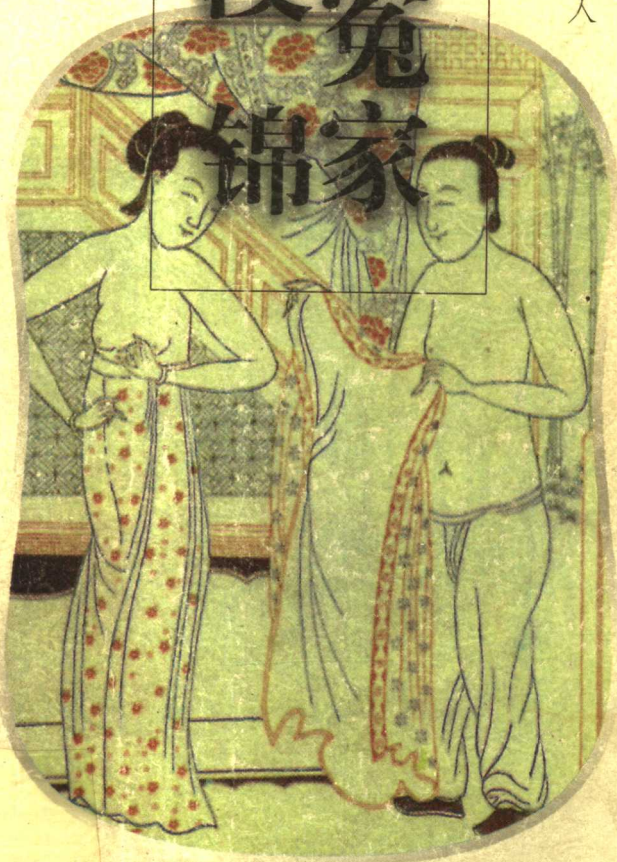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

古典绣像禁毁艳情小说珍品

(明) 西湖渔隐主人
(明) 醒世居士

欢喜冤家 八段锦

HUAN XI YUAN JIA
BA DUAN JIN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古典绣像禁毁艳情小说珍藏本

欢喜冤家·八段锦

〔明〕西湖渔隐主人著

〔明〕醒世居士 撰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[吉]新登字 07 号

书 名	欢喜冤家·八段锦
作 者	[明]西湖渔隐主人 [明]醒世居士
绣像绘画	佚 名
责任编辑	徐 潜
封面设计	李岩冰
出 版	吉林文史出版社
印 制	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本社发行部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开 本	850×1168 32 开
字 数	340 千字
印 张	12.5 印张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印 数	5 001 - 7 000 册
书 号	ISBN7 - 80626 - 352 - 7/I·75
定 价	19.00 元

本书内容提要

欢喜冤家:又名《艳镜》、《欢喜奇观》,不题撰人。全书 24 回,每回演一个故事,集中描写了各种曲折奇异的婚姻悲喜剧,生动展示了明代社会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态:既有对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所表示的同情;也有对禁欲主义虚伪性的大胆揭露;还有对女性独立人格及聪明才智的充分肯定。在色情描写上,小说流露出明显的文人和市民趣味,不免落入俗套。曾在清代被多次禁毁。

八段锦:这是一部拟话本小说集,八段即八篇。其题材多取自前代白话小说,但改动敷衍时多有润色。这些作品多写民俗世情或家庭婚姻,展示了明代社会的市井生活及市民精神风貌。同时,这些故事大都情节曲折,人物生动,语言传神,极富可读性。个别地方流露着当时市民社会里流行的陈腐伦理观念、迷信思想和性意识,需要读者注意。该书在清代以“淫书”遭禁毁。

欢喜冤家原序

喜谈天者，放志乎乾坤之表；作小说者，游心于风月之乡。庚辰春正遇闰，瑞雪连朝，慷当以慨，感有余情，遂起舞而言曰：“世俗俚词，偏入名贤之目；有怀倩笔，能舒幽怨之心。记载极博，诂是浮声。竹素游思，岂同捕影。演说二十四回，以纪一年节序，名曰《欢喜冤家》。”

有客问曰：“既以欢喜，又称冤家，何欤？”予笑而应之曰：“人情以一字适合，片语投机，谊成刎颈，盟结金兰。一日三秋，恨相见之晚；候时九转，试爱恋之新。甚至契协情孚，形于寤寐。欢喜无量，复何说哉！一旦情溢意满，猜忌旋生。和蔼顿消，怨气突起；弃掷前情，酿成积愤。逞凶烈性，遇煽而狂焰如飚；蓄毒虺心，恣意而冤成若雾。使受者不堪，而报者更甚。况积憾一发，决若川流，汹涌而不能遏也。张陈凶终，肃朱隙末，岂非冤乎！非欢喜不成冤家，非冤家不成欢喜。居今溯昔，大抵皆然。其间喜笑怒骂，离合悲欢，庄列所不备，屈宋所未传。使慧者读之，可资谈柄；愚者读之，可涤腐肠。稚者读之，可知世情；壮者读之，可知变态。致趣无穷，足笃唐人杂说；诙谐有窍，不让晋士清谈。使蕙风发响，入松壑而弥清；流水成音，泻盘石而转韵。圣人不除郑卫之风，太史亦采谣谚之奏。公之世人，唤醒大梦。”

重九日西湖渔隐题于山水邻



目 录

欢喜冤家	(1)
八段锦	(323)
附录:全书内容要览	(386)

目 录

第 一 回	花二娘巧智认情郎	2
第 二 回	吴千里两世谐佳丽	20
第 三 回	李月仙割爱救亲夫	35
第 四 回	香菜根乔妆奸命妇	54
第 五 回	日宜园九月牡丹开	68
第 六 回	伴花楼一时痴笑耍	86
第 七 回	陈之美巧计骗多娇	98
第 八 回	铁念三激怒诛淫妇	108
第 九 回	乖二官骗落美人局	119
第 十 回	许玄之赚出重囚牢	136
第十一回	蔡玉奴避雨撞淫僧	155
第十二回	汪监生贪财娶寡妇	164
第十三回	两房妻暗中双错认	172
第十四回	一宵缘约赴两情人	181
第十五回	马玉贞汲水遇情郎	190
第十六回	费人龙避难逢豪恶	203
第十七回	孔良宗负义薄东翁	224
第十八回	王有道疑心弃妻子	245

〔明〕西湖漁隱主人 著

欢喜冤家

第一回

花二娘巧智认情郎

世事从来不自由，千般恩爱一时仇。

情人谁肯因情死，先结冤家后聚头。

这四句诗，只为世人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件事，所以做出不好事来。且说个只好酒不好色的人，他生长在松江府华亭县八团内川沙地方。他父亲名叫花遇春，年将半百，单生得此子，夫妻二人十分欢喜。长成六岁，上学攻书，取名花林。生得甚不聪明，苦了先生，费尽许多力气。读了三年书史，一句不曾记得。不想到了十岁外，同了几个学生朝夕顽耍。父亲虽严，哪里曾怕；先生虽教，哪里肯听。他父亲见他不像成器的了，想到这般顽子，不能成器，倒不如歇了学，待他长成时，与他些本钱做些生意也罢。因此送了先生些束脩，竟不读书了。后来，一发拘束不定了，他母亲与丈夫商议道：“孩儿不肖，年已长成。终日闲游，不能转头。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，或者拘留得住。那时劝他务些生业，也未可知。”遇春道：“我心正欲如此，事不宜迟。”即时就去寻了媒婆。那媒婆肚里都有单帐的，却说几家女子曰：“某家某家可好么？”遇春听了道：“这几家倒也都使得，但不知谁是姻缘，须当对神卜问，吉者便成。”别了媒婆，竟投卜肆。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缘，余非吉兆——也罢，用了徐家。又见媒人，央他去说。

原来此女幼年父母俱亡，并无亲族，倒在姑娘家里养成，姑夫又死了。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，故此十八岁尚未有人来定。恰好媒人去说，这徐氏姑娘又与他相隔不远，向来晓得花家事情——有田地房屋的人家——但不知儿子近日如何。自古媒人口，无量斗，未免赞助些好话起来。那徐氏信了，即时出了八字。因此花家选日成亲，少

不得备成六礼，迎娶过门。请集诸亲，拜堂合卺。揭起方巾花扇，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。但见：

秋水盈盈两眼，春山淡淡双蛾。金莲小巧袜凌波，嫩脸风弹得破。唇似樱桃红绽，乌丝巧挽云螺。皆疑月殿坠嫦娥，只少天香玉兔。

诸人一见，果然生得十分美貌，无不称好。一夜花烛酒筵，天明方散。未免三朝满月，整治酒席，这也不提。

好笑这花林，娶了这般一个花枝般的浑家，尚兀自疏云懒雨，竟不合偏向乡里着脚。过了几时，仍向街坊上结交了一个不肖的单身光棍，姓李名二白，年纪有三十岁了，专一好赌钱烂饮，诱人家儿子哄他钱钞使用。这花林又着他哄骗了，回家将妻子的衣饰暗地偷去花费。不想他妻子一日寻起衣饰，没了许多，明知丈夫偷去花费了，禀明了公婆；还存得几件衣物，送与婆婆藏了。公婆二人闻知，好生气恼，恨成一病，两口恹恹俱上床了。好个媳妇，早晚殷勤服侍，并无怨心；央邻请医，服药调治，——哪里医得好。这花林犹如陌路一般，又去要妻子的衣饰。见没得与他，几次发起酒疯，把妻儿惊得半死。

且说李二白见花林的物件没了，甚是冷淡。他便又去寻一个书生，姓任名龙，年纪未上二十。他父亲在日，是个三考出身，后来做了一任典史，趁得千金。不朝父亡过，止存老母、童仆在家。妻子虽定，尚未成亲，故此自己往城外攻书。曾与李二白在亲戚家中会酒，有一面之交。一日，途中不期相遇，叙了寒温；恰好又遇着花林，各叙名姓。李二白一把扯了两个竟至酒楼上，做一个薄薄东道请着任龙。席上猜三道五，甜言蜜语，十分着意。这任龙是个小官心性，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。次日就拉了花、李二人酒肆答席。三人契同道合，竟不去念着之乎者也了，终日思饮索食。

这花林又是个好酒之徒，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，竟不想着柴米夫妻。他父母一日重一日，哪里医治得好，遇春一命呜呼，花林又不在家，央了邻家四处寻觅，方得回来，未免哭了几声。三朝头七，还倒亏了任李二人相帮，入棺出殡，治丧料理。不料母亲病重，相继而

亡，自然又忙了一番方才清静。余剩得些衣衫首饰，妻子又难收管，尽将去买酒吃食使费起来。这番没了父母，竟在家中和哄了。那李二白生出主意道：“我们虽异姓骨肉，必要患难相扶；须结拜为弟兄，庶可齐心协力。我年纪痴长，叨做长兄，花弟居二，任弟居三。你二位意下如何？”二人同声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三个吃了些香灰酒，从此穿房入户。李二唤徐氏叫二娘，任三叫二娘做二嫂，与同胞兄弟一般儿亲热。这李二见花二娘生得美貌，十分爱慕。每席间将眼角传情，花二娘并不理帐他——丈夫虽然不在行，也看不得这村人上眼。任三官青年俊雅，举止风流；二娘十分有意，常将笑脸迎他。任三官虽然晓得，极慕二娘标致；只因花二气性太刚，倘有些风声反为不妙，所以欲而不敢。

一日，花二在家买了一些酒肴，着妻子厨下安排，自己同李、任在外厢吃酒。谈话中间，酒觉寒了，任三道：“酒冷了，我去暖了拿来。”即便收了冷酒，竟至厨下取酒来暖。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，那脸儿如雪映红梅，坐在灶下炊火煮鱼。三官要取火暖酒，见二娘坐在灶下，便叫：“二嫂，你可放开些，待我来取一火儿。”花二娘心里有些带邪的了，听着这话佯疑起来，带着笑骂道：“小油花什么说话？来讨我便宜么？”任三官暗想道：“这话无心说的，倒想邪了。”便把二娘看一看，见她微微笑眼，脸带微红，一时间欲火起了。大着胆，带着笑，将身捱到凳上同坐，二娘把身子一让，被三官并坐了。任三便将双手去捧过脸来，二娘微微而笑，便回身搂抱，吐过舌尖亲了一下。任三道：“自从一见，想你到今。不料你这般有趣的，怎生与你得一会，便死甘心。”二娘道：“何难，你既有心，可出去将二哥灌得大醉，你同李二同去；我打发二哥睡了，你傍晚再来遂你之心。可好么？”三官道：“多感美情。只要开门等我，万万不可失信！”二娘微笑点首。连忙把冷酒换了一壶热的，并煮鱼拿到外厢，一齐又吃。三官有心，将大碗酒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。天色将晚，李二道：“三官去罢。”三官故意相帮，收拾碗盏进内，与二娘又叮嘱一番，方出来与李二同去。

二娘扶了花二上楼，与他脱衣睡倒。二娘重下楼，收拾已毕，出

去掩上大门，恰好任三又到。二娘遂拴上门道：“可轻走些。”扯了任三的手，走到内轩道：“你坐在此，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。”任三道：“何必又去。”一手搂住二娘推在凳上，两下云雨起来。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，一来标致，二来知趣。二娘十分得趣。怎见得：

色胆如天，不顾隔墙有耳。欲心似火，哪管隙户人窥。初似渴龙喷井，后如饿虎擒羊。啧啧有声，铁汉听时心也乱。吁吁微气，泥神看处也魂消。紧紧相偎难罢手，轻轻耳畔悄声高。

花二娘从做亲以来，不知道这般有趣。任三见她知趣，放出气力，两个时辰方才罢手。未免收拾整衣，二娘道：“我不想此事这般有趣，今朝方尝得这般滋味，但愿常常聚首方好。只是可奈李二这厮每每把眼调情，我不理他；不可将今番事泄漏些风声与他。那时花二得知了；你我俱活不成的。”三官道：“蒙亲嫂不弃，感恩无地，我怎肯卖俏行奸？——天地亦难容我。”二娘道：“但不知几时又得聚会？”任三道：“自古郎如有心，哪怕山高水深。”二娘道：“今夜与你同眠方可——料亦不能。夜已将深，不如且别，再图后会罢。”任三道：“既如此，再与你好一会儿去。”正待再整鸾佩，不想花二睡醒，叫二娘拿茶。二人吃了一惊，忙回道：“我拿来了。”悄悄送着三官出去。拴好大门，送茶与花二吃了。花二道：“你怎么还不来睡？”二娘回道：“收拾方完，如今睡也。”

闲话休题。次早花二又去寻着李二，同觅任三官。恰好任三官在家，便随口儿说：“昨晚有一表亲京中初回，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。想转得来时，天色必晚了。闻知今日海边，有一班妓女上台扮戏，可惜不得工夫去看。”花二道：“李二哥，三官望亲，我与你去看戏如何？”李二道：“倘然没戏，空走这多路途，何苦！”花二道：“我有一个旧亲，住在海边。若无戏看。酒是有得吃的，去去何妨。”李二听见说个酒字，道：“既如此，早早别了罢。”三人一哄而散。

不说花、李二人被任三哄去，且说三官又到家中，取了些银子，着一小厮唤名文助随了，买办些酒食，拿到花家门首。着小厮认了花家门径，着他先去，不可说与奶奶知道。自己叩门而入。见了二娘笑

道：“他二人方才被我哄到海边去了。一来一往有三十余里路程，到得家中，天已暗了。我今备得些酒果在此，且与你盘桓一日。”二娘道：“如此极好！”把门掩上。三官炊火，二娘当厨，不时间都已完备。二娘道：“我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倘你哥哥一时回家来，也未可知。若被遇见，如何是好？向日公婆后边建有卧室一间，终日关闭，且是僻静清洁。我想起来，到那里饮酒欢会，料他即回，也不知道。你道好么？”任三听说，欢喜之极。即时往后边。开门一看，里边床帐桌椅，件件端正，打扫得且是洁净。壁上有诗一首道：

轩居容膝足盘桓，斗室其如地位宽。

壶里有天通碧汉，世间无地隔尘寰。

谁人得似陶元亮，我辈终惭管幼安。

心境坦然无窒碍，座中只好着蒲团。

看罢，即将酒肴果品摆下，两人并肩而坐；你一杯，我一盏，欢容笑口，媚眼调情。自古道：“花为茶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”调得火滚，搂坐一堆，就在床上取乐起来。这一番与昨晚不同，怎见得不同？只见：

雨拨云撩，重整蓝桥之会。星期月约，幸逢巫楚之缘。一个年少书生，久遭无妇之鰥，初遇佳人，好似投胶在漆。一个青春荡妇，向守有夫之寡，喜逢情种，浑如伴蜜于糖。也不尝欺香翠幌；也不管挣断罗裳。

正是：

雨将云兵起战场，花营锦阵布旗枪。

手忙脚乱高低敌，舌剑唇刀吞吐忙。

两人欢乐之极，满心足意而罢。整着残肴，欢饮一番。二娘道：“乐不可极。如今天已未牌了，你且回去，后会不难了。”三官道：“有理。只要你我同心，管取天长地久。”言罢作别，竟自出门去了。不移时，花二已回。二娘暗暗道：“幸是有些主意；若迟一步，定然撞见了。”

自此，任三官便不与花李二人日日相共了，张着空儿便与二娘偷乐。若花二不时归家，他便躲入后房避了，故此两不撞见。只是李二

又少了一个大老官，甚是没兴，常常撞到花家里来寻花二。

一日，花二不在家，门不掩上的，他便撞入内轩，问道：“二哥可在家么？”二娘在内道：“不在。”李二听了这娇滴滴之声音，淫心萌动。常有此心，奈花二碍眼；今听得不在家中，便走进里面，道：“二娘见礼了。”二娘答礼道：“伯伯外边请坐。”李二笑道：“二娘，向时兄弟在家，我倒常在里边坐着。幸得今日兄弟不在，怎生倒打发外边去坐？二娘，你这般一个标致人儿，怎生说出这般不知趣的话来！”二娘正色道：“伯伯差了。我男人不在，理当外坐，怎生倒胡说起来！”李二动了心火，大胆跑过去要搂，早被二娘一闪，倒往外边跑了出来，一张脸红涨了大怒。恰好花二撞回，看见二娘面有怒色，忙问道：“你为何着恼？”二娘尚未回答，李二听见说话，闯将出来。花二一见，满肚皮疑心起来。二娘走了进去。花二问道：“李二哥，为着甚事二娘着恼？”李二道：“我因乏兴寻你走来。来问二娘，二娘说你不在。我疑二娘哄我，故意假说，因此到里面望一望；不想二娘嗔我，故此着恼。”花二是个耳软的直人，竟不疑着甚的，也不去问妻子，便对李二道：“二哥，妇人家心性，不要责他。和你街上走一走去罢。”两人又去了。直到二更时分方回，二娘见他酒醉的了，欲待要说起，恐他性子发作连累自身，不是要的，只得耐着不言。到次早，见花二不问起来，不敢开口。

李二从此不十分敢来寻花二了，花二也常常不在家，倒便宜了任三官。日间不须说起，至于花二更深不回，常伴二娘；便是花二回来，亦都醉的。二娘伏侍去睡，也再不想寻起二娘作些勾当，故此二娘倒得与三官十分畅快。三官或在花家房里过夜，或接连三日五日不出门，与花二、李二竟自断绝了往来。李二心中好闷，想道：“花家妇人不像个贞静的，少不得终有奸谋破绽。待我慢慢看着，若还有些破绽，定不饶他。”因此常常在花家前后探听。

恰好一日，远远望见任三走进花家而来。他连忙在对门裁缝店內看着，只见任三竟自推门进去了，有一个时辰，尚不见出来。李二连忙走到花家门首一望，不见些儿动静。把门扯了一扯，又是拴的。

他便想道：“多分花二哥在家里；敢是留他吃酒，故此不出来了。”便把门敲上两下，只见二娘出来问道：“是哪一個敲門？”李二道：“是我，來尋二哥講話。”二娘答道：“不在家。”李二想道：“多分是婦人怪人，故意回的，不免說破他。”便道：“既二官不在家，三官怎麼在里面這半日還不出來？”二娘道：“你見鬼了！任三官多時不到我家來了，誰見來的？”李二道：“我親眼見他來的，你還說不在！”二娘怒道：“這等你進來尋！”便出來把門開了。李二想道：“古怪，難道我真見了鬼不成！豈有此理！”便大着步往里進，四周一看，並無踪影——他再也不想有后房的——便飛跑上樓去看，哪有三官影兒，倒沒趣了，飛走下樓閣往外就跑，被二娘千忘八，萬奴才，罵得一個不住。不期花二歸家，見二娘罵人，問道：“你在此罵誰？”二娘道：“你相交的好友！甚么拈香！這狗才十分無禮，前番你不在家，他竟入內室調戲着我；我走了出來，恰好你回來。——你親眼見的。他今日又來戏我，我罵將起來，方才走去。這般惡兽，還要相交他怎的！”

花二登時大怒起來，罵道：“這個人面兽心強盜！我前番却被他瞞了，你怎麼不說！今日又這般可惡，殺這強盜，方消我恨。”竟上樓取了床頭利刀，下樓趕去。二娘一把扯住，忙道：“不可太莽，若是你妻子失身與他，方才可殺。自古捉奸見双，你竟把他殺了，官司怎肯干休！以後與他絕了交便罷了，何苦如此。”花二的耳朵極綿軟的，被妻子一說，甚覺有理。想一想，撇下刀說：“便宜了他。幸喜我渾家不是這般人；若是不貞潔的，豈不被他玷辱，被人耻笑。”二娘背地里笑了一聲，向厨下取了些酒菜道：“不用忙了，快來吃一杯兒去睡了罷。這樣小人，容忍他些。”花二悶悶地吃了几杯竟自上樓睡了。

二娘又取些酒菜，往后房來與任三吃。將李二之事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說了一遍。道：“如何是好？”三官道：“我若如今出去，倘被他看見倒不好了；我不如在此過夜，到明日早早梳洗，坐在外邊，只說尋二哥說話，與他同出門去，方可無碍。”二娘道：“這話倒甚是有理。只是此番去，你且慢些來；李二畢竟探听，倘有差池，怎生是好？”三官道：“我家有個小廝，名喚文助，認得你家的。我使他常來打听消息便

了。”二娘道：“你明日拉了二哥到你家，请他吃几杯酒儿。着文助斟酒，待他识熟了面，然后着他送些小意思与我们。如此假意相厚，方好常常往来。”三官道：“此计必须如此方可。”两人同吃些酒儿，未免做些风月事情，方上楼去。

次早，三官起来，早已梳洗。二娘先把大门开了，三官假意坐在外厢，叫：“二哥在么？”二娘在内假应一声，上楼说与丈夫知道：“任三叔寻你。想他许久不来，莫非李二央他来释非？切不可又去与那强盗来相交了。”花二连忙梳洗下楼，与任三施礼道：“三官为何一向不会？”三官道：“小弟因宗师发牌县考，一向学业荒疏，故此到馆中搬火，久失亲近。今日家中有一小事而回，特来望兄；不知一向纳福么？”花二说：“托庇贤弟，你会见李二么？”任三道：“如今正要同兄去望他。”花二道：“不必说起这畜生。”将前后云云之事，一一说了一遍。三官假意怒道：“自古说得好，朋友妻，不可嬉，怎生下得这样心肠！既如此，我也不去望他了。明日小弟倘娶了弟妇，他未免也来轻薄；岂不闻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？二哥，既然如此，也不必恼了，兄同小弟到家散闷如何？”

花二同了三官到家里，只见堂上有人说话。把眼一看，恰是一个说亲的媒人。——与任三官配的亲，为女家催完亲事，等紧要过门。他母亲道：“又未择日，尚未催妆，须由我家料理停当，方可完姻。怎么女家反这般催促？”花二、任三听了，一齐笑着见礼。少不得整酒款待媒人，花二相陪。三人直饮到红日西斜，别了任三出门。

花二与媒人一路同行。花二便问道：“媒翁先生，为何女家十分上紧？是何主意？”媒人笑而不答。花二道：“莫非是人家穷，催他做亲，好受些财礼使用么？”媒人道：“他家姓张，乃是个三考出身，做了三任官，去年升了王府典膳回来的。家约有数万金，哪得会穷！”花二想了想：“奇了，这等毕竟为何？”媒人问道：“兄与任家官人相厚的么？”花二道：“意气相投，情同骨肉。”媒人道：“这等，兄说的话，必定肯听的了。府上在何处？”花二道：“就在前面。”媒人道：“有事相议，必须到府上方可实言。”